

浅析《孝经》中的孝之思想

王红鑫

(哈尔滨师范大学,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)

摘要 《孝经》作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其蕴含的孝道精神不仅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,而且“孝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今天也依然适用。但是在《孝经》中,除去父母之孝,还包括君臣之孝、国家之孝,所谓“孝”之思想蕴含众多。

关键词 《孝经》;思想;孝道

中图分类号 G12 **文献标识码** A

文章编号 1673-9132(2019)13-0188-02

DOI :10.16657/j.cnki.issn1673-9132.2019.13.165

《孝经》是儒家阐述其孝道思想和以孝治国的理论书籍。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,《孝经》一直为历代统治者和学者所广泛推崇与宣扬。不仅是古代孩童时期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,更是被称为儒家六经的总汇。此外,先秦时期,儒家经典众多,其中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都影响深远,但却从未被称为“经”,独以“孝”为经,足以证明《孝经》之重要。

所谓“经”,是指织布时拴在织机上的竖纱,与纬线相对,织布时,经线始终不动,只有纬线来回穿梭,因而“经”就有了纲领的意思。而“孝”字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解为:“善事父母者,子承老也。”^[1]子女侍奉父母则为孝。由此而言,“孝经”两字之意乃是指行孝的准则与规范,是对父母行孝的引领与贯通。但是《孝经》中的“孝”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父母之孝,通过对《孝经》的深入研读与体会,可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诸多不同之意。

一、《孝经》之“孝”

在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中提到“子曰:‘夫孝,德之本也,教之所由生也。’^[2]”所谓德之本同《论语·学而》所说的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!”^[3]在本质上是相同的。何谓“开宗明义”,即是整篇所言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,在文章第一部分就清晰明晰对“孝”进行定义,不必争论也无需质疑地阐释“孝”的核心思想。

孔子释“孝”,未从行动上进行举例,而从其源头上进行深思,解释孝来源于何处,为何要以孝为思想。《孝经》引其说,认为“孝”乃道德之根本,是教化的必备条件,产生于教化之中,成为道德的本质基础。另一方面,“德之本”是民众所必须坚持和遵守的。“仁之本”则是君子所追求的道之基础。“孝”作为一切品德的基石,是不容抛弃的,是“德”之基石,“仁”之根本。

另一方面,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认为“孝”可“以顺天下,民用和睦,上下无怨”^[4],乃为至德要道。“孝”作为道德品质,从价值基准进一步上升为治理天下的要道,从理论上上升

为治世方法论,所代表的不只是思想地位的提高,同时也是皇权与政权的高度集中。“孝”可使民众和睦,使君臣相协,使君民一体,进而顺应天下,此乃《孝经》中的另一“孝”。

此外,《孝经》中还认为“孝”要协调天地人之间的关系,符合天道自然常规的运行,又要蕴含大地万物行为的规律,更要体现人之本性的要求,也就是“夫孝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,而民是则之。”^[5]

从思想到治世,从治世到协同自然,“孝”所代表的含义更为深远而重大。同时,“天地之性,人为贵,人之行,莫大于孝。孝莫大于严父。”^[6]作为天地之间,万物生灵之中,最为珍贵的人,最重要的行为思想就是“孝”。而孝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父亲的尊敬。《论语·学而》有“子曰:‘父在,观其志;父没,观其行;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。’”^[7]《孝经·感应章》“昔者明王,事父孝,故事天明。”父亲作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“天”,继承父亲的思想,传承父亲的志向,是对父亲的敬重。而孝敬父亲的诚心,也同对上天的虔诚之心是相联系的。

二、《孝经》之“尊亲”

《礼记·祭统》中说道:“孝者,畜也。顺于道,不逆于伦,是之为畜。”^[8]它认为,“孝”的基本内容和准则仅仅就是赡养父母。但是《孝经》中却并不认同这一观点。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有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孝之终也。”^[9]《孝经》中将孝的行为划分等级,以爱惜自己为基础。《礼记·哀公问》也强调不伤自身的重要性,“君子无不敬也,敬身为大。身也者,亲之枝也,敢不敬与?不能敬其身,是伤其亲。伤其亲,是伤其本。伤其本,枝从而亡。”^[10]身体作为与父母的连接点,源于父母,因此尊重父母的基本即为珍惜自己。

另一方面,在爱惜自己不让父母担忧的同时,对父母要做到发自内心的侍奉。《孝经·纪孝行章》有“子曰:‘孝子之事亲也,居则致其敬,养则致其乐,病则致其忧,丧则致其哀,祭则致其严。五者备矣,然后能事亲。’”^[11]对父母尽孝之时,如果只是让父母吃饱穿暖,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孝”,孔子从“居”“养”“病”“丧”“祭”五个生活方面对子女侍奉父母分别进行阐释,认为“孝”的核心内容并不是单纯的事亲,而是在事亲之时,从生活物质方面满足父母的同时,也从精神方面对父母进行侍奉。所以“居则敬”,“养则乐”,“病则忧”,“丧则哀”,“祭则严”所指并不全是子女的情感体现,还包括父母的内心态度。只有做到顺从父母心意,以其所想而有所为方是真正的“孝”。

同时,对子女而言,“孝”的真心也极为重要。《论语》中说“子游问孝。子曰:‘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;不敬,何以别乎?’”^[12]孔子认为,如果仅以赡养父母作为

“孝”的基本准则,实在是太过肤浅,那样的行为同动物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?真正的“孝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爱戴,这才是儒家所追求的“孝”。人作为万物之尊,独立思考是其珍贵之处,侍奉双亲如果不以真心相待,那还有何意义。“子夏问孝。子曰:‘色难。有事,弟子服其劳;有酒食,先生馔,曾是以为孝乎?’”^[13]面对父母,却面色不愉,内心为难,这样的孝不要也罢。孟子曾说“孝子之至,莫大乎尊亲。”真正的“孝”应该是由于子女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敬爱和感激,从而产生的一系列行动。如果“孝”的本质发生改变,那就无法称之为“孝”。

最后,《孝经》认为“孝”的最高等级是“立身行道,以显父母”。所以,只有成就自身,扬名后世,才是对父母的孝。在《孝经》中,有专门的《广扬名章》来论述如何将孝道同扬名于后世相联系。以事亲孝、事兄悌、居家理而获得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上的威望。而这三者却是来自于自身的道德修养,这就再一次回到了道德修养的本质问题,也就是“孝”。故而行孝方可成功,成功方可扬名,扬名才可荣耀父母。总之,行孝以不毁为先,扬名为后。

三、《孝经》之“治国”

“孝”作为道德意识,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。在周代时期因宗法制度,得到迅速发展,使之成为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。由于宗法制以血缘纽带为基础,所以“孝”变得格外重要。从此“孝”开始走向政治舞台。春秋战国时期,百家争鸣,其中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以及纵横家等学派,在思想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倡孝道对于治国的重要性。足以证明在当时“孝”可以成为诸家公认的道德品质。

《孝经》中,第一章《开宗明义章》作为全书总纲,着重强调“孝”是治理天下最好的手段。而第二章《天子章》则对天子进行劝诫,作为天下最尊贵之人,权力的掌控者,如何行使“孝”来治理国家。“爱亲者,不敢恶于人;敬亲者,不敢慢于人。爱敬尽于是亲,而德教加与百姓,刑于四海。盖天子之孝也。”^[14]而第七章至第九章,作为全书以孝治国的部分,论述了孝道对于政治的意义和作用。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,明王或圣人都以推行孝道进行治理。同时,君王的言谈举止合乎于孝道,以身作则,给民众作出表率,自然天下归顺。而国君在行孝道时,“教民亲爱,莫善于孝。教民礼顺,莫善于悌。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。安上治民,莫善于礼。”^[15]由此,敬人之父,敬人之兄,敬人之君,可是为子者、为弟者、为臣者悦,而天下太平。而这同“教以孝,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。教以悌,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。教以臣,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。”^[16]是相同的。

四、《孝经》之“忠君”

“君子之事亲孝,故忠可移于君。”^[17]这就是《孝经》中最突出的“移孝于忠”的思想。《孝经》中有“父子之道,天性也,君臣之义也。”^[18]将父子与君臣放于同等地位,形成这两种不同属性之间的联系。父子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骨肉亲情,割舍不断,是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。而在父子这种关系属性中,包含着君臣关系的义理。这就将事父与忠君相结合,使君臣之道更为明晰。而《论语·学而》中说“有子曰:‘其为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,鲜矣。’”^[19]认为为人子有“孝”者,为人臣即“忠”。把“忠君”也作为道德品质的基础,也就是“孝”的一部分。

《孝经》中更说到“事亲者,居上不骄,为下不乱,在丑不

争。居上而骄则亡,为下而乱则刑,在丑而争则兵。三者不除,虽日用三牲之养,尤为不孝也。”^[20]将为人臣者所要遵守的三戒与孝行相结合,先约束其心性,而后在事君时“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,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”从而做到真正的“忠”。而这一忠君的臣子,将永远受到民众的支持与爱戴。同时,为人臣者对待君王的态度,要同事父、事母时一样,“资于事父以事母,而爱同;资于事父以事君,而敬同。”“故以孝事君则忠,以敬事长则顺。”^[21]爱、敬、忠、顺是臣子对君王的感情,只有在这四点基础上才可以算得上是“忠君”。

自汉武帝推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后,“孝”便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工具。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深入人心。汉代时,以举孝廉作为选拔官吏的途径;隋代时,将《孝经》立于国学;唐代时期,唐玄宗两次对《孝经》进行注释,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对《孝经》极为重视。而《孝经》中“孝”的思想乃是“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”。一方面是统治者禁锢百姓思想的精神枷锁,从而稳定其政权。另一方面,也具有尊老爱老的道德品质,随着历史的发展,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《孝经》将道德、伦理和政治社会糅为一体,得到迅速发展。但是在现代物质文明的今天,在继承传统的伦理道德基础上,更应该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,有分析、有批判地继承,从而对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许慎.说文解字[M].中华书局,2013:171.
- [2]孝经·开宗明义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45.
- [3]论语·学而[M].中华书局,1980:2457.
- [4]孝经·开宗明义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45.
- [5]孝经·三才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49.
- [6]孝经·圣治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53.
- [7]论语·学而[M].中华书局,1980:2458.
- [8]礼记·祭统[M].中华书局,1980:1602.
- [9]孝经·开宗明义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45.
- [10]礼记·哀公问[M].中华书局,1980:1612.
- [11]孝经·纪孝行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55.
- [12]论语·为政[M].中华书局,1980:2462.
- [13]论语·为政[M].中华书局,1980:2462.
- [14]孝经·天子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45.
- [15]孝经·广要道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56.
- [16]孝经·广至德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57.
- [17]孝经·广扬名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58.
- [18]孝经·圣治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54.
- [19]论语·学而[M].中华书局,1980:2457.
- [20]孝经·纪孝行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55.
- [21]孝经·士章[M].中华书局,1980:2548.

[责任编辑 万淑蕊]

作者简介:王红鑫(1993.6—),女,汉族,黑龙江密山人,研究方向:历史文献学。